

春醪集

梁遇春

天



春
醪
集

梁遇春著

一九三〇年一月付排
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

春
膠
集

每册實價七角

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梁 遇 春

發 行 處 北 新 書 局

上海四馬路

分發行處

重慶天主堂街
南京花牌樓
北平琉璃廠
廣州永漢北路
開封新華北路

北新書局

序

那是三年前的一個夏天，我正在北大一院圖書館裏，很無聊地翻閱洛陽伽藍記，偶然看到底下這一段：

劉白墮善釀酒，飲之香美，經月不醒。青州刺史毛鴻賓齋酒之藩，路逢劫賊，飲之卽醉，皆被擒獲。游俠語曰：『不畏張弓拔刀，但畏白墮春醪。』

我讀了這幾句話，想出許多感慨來。我覺得我們年青人都是偷飲了春醪，所以醉中做出許多好夢，但是正當我們夢得有趣時候，命運之神同刺史的部下一樣匆匆地把我們帶上衰老

同墳墓之途。這的確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又想世界既然是如是安排好了，我們還是陶醉在人生裏，幻出些紅霞般的好夢罷，何苦睜着眼睛，垂頭歎氣地過日子呢？所以在這急景流年的人生裏，我願意高舉盛到杯緣的春醪暢飲。

慚愧得很。我沒有一醉裏抽燈看劍一的豪情，醉中只是說幾句夢話。這本集子就是我這四年來醉夢的生涯所留下惟一的影子。我知道這十幾篇東西是還沒有成熟的作品，不過有些同醉的人們看着或者會爲之莞爾，我最大的希望也只是如此。

再過幾十年，當酒醒簾幕低垂，擦着惺忪睡眼時節，我

的心境又會變成怎麼樣，我想只有上帝知道罷。我現在是不想知道的。我面前還有大半杯未喝進去的春醪。

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夜于真茹。

目 錄

序·····	一
講演·····	一
寄給一個失戀人的信(一)·····	一三
醉中夢話(一)·····	二七

「還我頭來」及其他	四三
人死觀	五九
查理斯·蘭姆評傳	七五
文學與人生	一一五
寄給一個失戀人的信(二)	一四一
文藝雜話	一五一
醉中夢話(二)	一五九
談流浪漢	一八七
「春朝一刻值千金」	二二五
「失掉了悲哀」的悲哀	二三九

講

演

『你是來找我同去聽講演嗎？』

『不錯，去不去？』

『吓！我不是個「智識慾」極旺的青年，這麼大風——就是無風，我也不願意去的。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聽不可，儘可在我這兒談一會。我雖然不是什麼名人，然而我的嘴却是還在。剛纔我正在想着講演的意義，你來了，我無妨把我所胡思亂想的講給你聽。講得自然不對，不過我們在這裏買點東西吃，喝喝茶，比去在那人叢裏鑽個空位總好點吧。』

來客看見主人今天這麼帶勁地談着，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態度大不相同，心中就想在這裏解悶也不錯，不覺就把皮帽圍巾都解去了。那房主人正忙着叫聽差買栗子花生，泡茶。打發清楚後，他又繼續着說：

『近來我很愛胡思亂想，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。真合着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，做平等閣筆記的主筆所謂世界中不只「無奇不有」，實在是「無有不奇」。Carlyle這老頭子在 *Sartor Resartus* 中「自然的超自然主義」(Natural Supernaturalism)一章裏頭，講自然律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解的神祕，所以這老頭子就覺得對於宇宙中一切物事都糊塗了。我

現在也有點覺得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。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課的，自然不會愛聽講演。然而你經過好幾次失敗之後，一點也不失望，還是常來找我去聽講演，這就是一個 big game 的宇宙之謎所沒有載的一個不可思議的事。哦！現在又要上課了，我想起來真有點害怕。吓！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從前我們最高學府是沒有點名的，我們很可以自由地在家裏躺在牀上，或者坐在爐邊念書。自從那位數學教授來當註冊部主任以後，我們就非天天上班不行。一個文學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個鐘頭換來的。就是打瞌睡，坐着睡那麼久，也不是件容易事了。怕三千多個鐘頭坐得不夠，還要跑去三院大

禮堂，師大風雨操場去坐，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。所以講演有人去聽這事，我抓著頭髮想了好久，總不明白。若說到「民國講演史」那是更有趣了。自從杜威先生來華以後，講演這件事同新思潮同時流行起來。杜先生曾到敝處過，那時我還在中學讀書，也曾親耳聽過，親眼看過。印象現在已模糊了，大概只記得他說一大陣什麼自治，磚頭，打球，……後來我們校長以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一句話來發揮杜先生的意思。那時謠譯是我們那裏一個教會學堂叫做格致小學的英文先生，我們那時一面聽講，一面看那潔白的桌布，校長的新馬褂，教育廳長的臉孔，杜先生的衣服……我不知道當時

杜先生知道不知道How we think。跟着羅素來了，恍惚有人說他講的數理哲學不大好懂。羅素去了，杜里舒又來。中國近來，文化進步得真快，講演得真熱鬧，杜里舒博士在中國講演，有十冊演講錄。中間有在法政專門學校講的細胞構造，在體育師範講的歷史哲學，在某女子中學講的新心理學……總而言之普照十方，凡我青年，無不蒙庇。所以中國人民近來常識纔有這麼發達。太戈爾來京時，我也到真光去聽。他的聲音是很美妙。可惜我們（至少我個人）都只了解他的音樂，而對於他的意義倒有點模糊了。

——自杜先生來華後，我們國內名人的講演也不少。我有

一個同學他差不多是沒有一回沒去聽的，所以我送他一個「聽講博士」的綽號，他的「智識慾」真同火焰山一樣地熱烈。他當沒有講演聽的時候只好打呵欠，他這樣下去，還怕不博學得同哥德，斯忒林堡一樣。據他說近來很多團體因為學校太遲開課發起好幾個講演會，他自然都去聽了。他聽有「中國工會問題」，「一個新實在論的人生觀」，「中外戲劇的比較」，「中國憲法問題」，「二十世紀初葉的教育」……我問他他們講的什麼，他說我聽得太多也記不清了，我家裏有一本簿子上面貼有一切在副刊記的講演辭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他怕人家記得不對，每回要親身去聽，又恐怕自己

聽不清楚，又把人家記的收集來，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，是值得我們模倣的，不過我很替他們担心。講演者費了半月工夫，遲睡早起，茶飯無心，預備好一篇演稿來講。我們坐洋車趕去聽，只恐太遲了，老是催車夫走快，車夫固然是汗流浹背，我們也心如小鹿亂撞。好，到了，又要往人羣裏東瞧西看，找位子，招呼朋友，忙了一陣，纔鴉雀無聲地聽講了。聽的時候又要把我們所知道的關於工會，憲法，人生觀，戲劇，教育的智識整理好來吸收這新意思。講完了，人又波濤浪湧地擠出來。若使在這當兒，把所聽的也擠出來，那就糟糕了。